

# 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 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7-32

2007年6月1日

\*\*\*\*\*

## 霓虹

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曹征路<sup>1</sup>

### 現場勘查報告：

正式勘察開始於當日早8時40分，12時結束，當時天晴。

現場位於沿河街舊寫字樓一出租屋小偏房內，為坐西朝東磚瓦結構三層住宅，房東側是勝利大道，北面正對富臨大酒店，南側為王朝大廈後門，寫字樓南北兩側院內為與之相連的臨時住宅。該房東側是一間大臥室，西側是廚房和洗手間。現場的南側靠牆邊的地面上有一個矮櫃，堆放著日用雜物，靠西牆邊地面上有一張舊寫字檯，室內無任何貴重物品。地面寬220厘米，地面中間靠西側有少量的滴狀血跡和三個沾血的衛生紙團。地面北側為一單人床，床上有一套被褥，褥子上有一具女屍，呈仰臥位，頭朝南腳朝北，身上蓋著毛巾毯，只露頭部，女屍頭下的枕頭上有少量碎頭髮。頸部有掐痕，但未見打鬥掙扎痕跡。死者衣著完整，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原發表於《當代》2006年第5期，《小說選刊》2006年第10期、《作品與爭鳴》第12期轉載。

死前沒有性行為，初步意見是頸部受重壓窒息身亡。

該房，北牆和西牆上各有一個窗戶，窗簾破舊。窗戶的南側上面的玻璃被卸下一半放在地上，距廚房門向西 120 厘米有一個塑料盆，內有沙土和草本植物殘留，盆北側有一個空盆和一個肥皂盒。寫字檯抽屜內放有幾本雜誌、兩個筆記本和一隻手機充電器，其它未發現異常。

參加人員，本隊二組全體。

## 偵察日誌一

二組作了分工，張、王負責檢驗現場可疑物品，劉、李負責死者身份調查。其實身份很清楚，是那種街頭拉客的暗娼無疑。引起我們好奇的是，這間出租屋裡竟然連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齊備。

劉、李分析：她要麼是新來的，要麼另有居所，當然也存在第三種可能：這裡不是第一現場。但似與常規不符，從著裝看也不像。這一帶出租屋地處繁華街道的背面，是掛上號的准紅燈區。

決定：先分頭研究這兩本筆記。

×月×日

晴，微風。真是好笑，我還跟小學生似的，晴不晴和我還有關係嗎？不論颶風下雨，還是下雪下刀子，對我都一樣。白天黑夜也都一樣，我不需要知道這些，我只要能看清楚錢就行。我是頭黑夜動物，沒有黑色的眼睛，更不用尋找光明，兩隻大眼睛只能看見錢。我連燈泡都沒去買，這間屋不需要燈。我看阿紅她們是用那種粉紅的插座燈，大概是客人不喜歡摸黑幹活吧。他們還要看。看著你一點一點脫下來，脫得一絲不掛原形畢露了他們才會高興。光線太強了也不行，太強了他們也不自在，他們也不願被別人觀賞。他們購買的是那種能滿足自己又讓別人原形畢露的快樂。所以那種小瓦數的插座燈最合適，粉紅代表了溫暖，昏暗體現了曖昧，他們花了錢，他們有權力享受溫暖和曖昧。這間屋滿足了這兩個條件，一北一西兩個窗戶都對著霓虹燈電子屏，兩個牆壁都是大屏

幕，五彩斑斕閃閃爍爍而且變化無窮。這座城市有多少慾望牆上就有多少美女，有多少超一流的想像牆上就有多少榜樣，一下子全都被我搬到屋裡來了，情調一下子就上去了。他們花 50 塊就享受大幹部待遇呢。

我能下這個決心，就應該能承受這一切。對我來說，死是最簡單的解決。可我沒有那個權力，我必須對那些好心借錢給我的人負責，還有對艾艾和奶奶負責。從現在起，我要做個務實的人。腳踏實地，丟掉幻想，認認真真，對每一個過路的男人拋去媚眼，他們需要快樂，我需要錢，我是個娼妓。

×月×日

大風，有點冷。估計今天不會有客人了。

我現在已經不會寫了。有一個成語，本來就在嘴邊，楞是寫不出來，很多詞忘了。快兩個月才寫一篇。可是我真想寫啊。當我決定租下這間屋的時候，我心裡有多少話想說啊。在家整東西的時候，其實腦子全是亂的，空了，越整越亂，只記著要帶上一個本兒。本兒帶來了，可是我又不會寫字了。其實從前我是會寫的，上小學，上中學，屁大個事我都能寫得天花亂墜，回回作文都是 A。記得有次得了一個 B，回家哭了半夜，端著一碗飯楞是撥拉不進去。那時候爸還在，樂得滿屋亂轉，說這丫頭出息了，將來能給老倪家掙面子。那時我還有過虛榮心，還想給老倪家掙面子。就是後來在廠裡，我也是給老倪家掙面子的，辦黑板報，組織合唱隊，還得過獎。有一首歌我現在還會唱：

年輕的朋友們今天來相會，蕩起小船兒暖風輕輕吹，  
花兒香，鳥兒鳴，春光惹人醉，歡歌笑語繞著彩雲飛。  
啊，親愛的朋友們，美妙的春光屬於誰？  
屬於我，屬於你，屬於我們 80 年代的新一輩！  
再過 20 年我們重相會，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！  
天也新，地也新，春光更明媚，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。

從前人真傻，歌唱得甜心裡想得也美，怎麼知道 20 年後我能成了婊子？

爸爸要是還活著，見到我這樣，該有多傷心啊。當然也不一定，絹紡廠現在有幾家日子好過？連裡子都翻出來了，還掙面子呢。人都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，爸爸活著也頂多生生悶氣罵罵娘，還能怎麼樣？他頂多上酒樓去掀領導的桌子，從前他就這麼幹過。可他能幹多少回？三回五回，十回八回？他掀得過來嗎？

爸爸在我心裡現在還很清晰，熱情快活，高聲大氣，說話沒遮沒攔，開心時四處亂躡，見到誰都想拍一巴掌。為這，他沒少和繼母，還有他的頂頭上司幹仗。他永遠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，他屬於那個時代。爸臨死的模樣很慘，圓睜著眼，渾身纏滿繃帶，他已經不能說話了，可還嗷嗷吼著，還要衝鋒陷陣的樣子。他搶出了一百多包生絲，給廠裡挽回不少損失，當時所有的人都把他當成英雄。他真是愛廠勝過愛家的人呀，可那又能怎麼樣？我們當工人的，把命搭進去了，把家庭幸福搭進去了，把子孫後代搭進去了，就能挽救工廠嗎？那些人把廠子搞敗了，拍拍屁股走人了，所有的苦果還不全是工人自己吞？我自己不也是這樣？當年常虎被行車砸死，百分之百是廠裡責任，他們也都認賬，可廠裡有困難，我就信了他們的話。共度難關，共度難關，最後他們是度過去了，卻把我扔在了深淵裡。我們不過是一塊墊腳石，墊過了人家也就忘記了。

阿紅過來了，她最近好像有心事。這孩子比我還苦，連墊腳石也沒當過。我不管怎麼說還有過幾天快樂日子。跟她比，我的地獄還在 17 層，她早就到 18 層了。

×月×日

今天打了艾艾。一路上心裡那個疼，說是刀割火燎還是輕的，那種難受我寫不出來。就像是心被掏出來，攔腳底下踩，又像是有一隻手從喉嚨口插進去，把五臟六腑一點一點往外掏，掏出來又塞回去，掏出來又塞回去。可是在巷口碰見姓梁的我還是得笑，只是笑得比較難看吧。我估計是難看的。這個老梁說他等我好半天了，我能不笑嗎？他說他不願找別人，只願意和我，也許是真的，管他呢。可是完事以後我心裡還是疼。

艾艾說她不想上學了，她不願見到我這樣。我說你早幹嗎去了，你生病的時候喊疼的時候花錢的時候幹嗎去了？你媽都成這樣了，你才嫌你媽丟人了嗎？你就是嫌你媽丟人，就是。艾艾哭著往我懷裡鑽，說不是不是。我越打她越鑽，這孩子現在已經懂事了。我從來就沒打算瞞她，可是我心裡真疼啊。我也知道這不是個長事，幹這個的誰能想得長遠？艾艾還得吃藥，還得上學，我的債務比三座大山還沉重。我必須幹下去，掙一個是一個。

可是奶奶還是知道了。有天我上房檢漏，聽見奶奶在裡頭罵，說我不吃，這個不要臉的拿什麼山珍海味我都不吃，我嫌髒！艾艾說，奶奶你別聽人瞎說，我媽怎麼得罪你了？我媽天天撿白菜幫子蘿蔔纓子你就吃了嗎？奶奶說我寧願吃白菜幫子蘿蔔纓子！艾艾就哭了，說那你是說我吃藥花錢多了是嗎？你拿這個抽我幾下出出氣，你別罵我媽了行嗎？奶奶也哭了，說我怎麼捨得抽你啊，我是罵那個不要臉的貨啊，她這麼出去賣，老常家的臉往哪擱啊，我怎麼死不了啊，我怎麼辦啊。她嚎得一板一眼。我眼一黑就從屋頂上滾下來了。

後來就是鄰居們工友們七嘴八舌地勸，嘆氣的罵娘的抹淚的，什麼都有，奶奶才好歹吃了幾口。我什麼都沒說，收拾收拾又上沿河街來。我能說什麼呢？我說我無能，我不要臉，我不是東西，那能頂錢花嗎？有一陣子，奶奶故意把屎啊尿啊弄在床單上，罵我整天出去浪，對她不管不顧。其實鄰居都看得清楚，我要真是不管她，別說一個癱子，就是傷筋動骨的也都留下褥瘡了。就這，我還得忍著淚，給她一遍一遍擦，一遍一遍洗，她還故意強著不配合。後來前頭郭奶奶說了她，才好一些。郭奶奶說，你也不想想，紅梅不出去做，你家艾艾還有命嗎？你是豬腦子啊？嚎，就知道乾嚎！

這些老鄰居也算夠意思了，當初艾艾住院，大家把老底子都翻出來救命。可人家也是窮人，誰都不富裕。現在偶爾有點風言風語又算得了什麼？你什麼都賣了，還怕人家說？前頭老安家把所有的存款都借給了我，現在丫頭考上大學了，我不幹這個，不是逼人家老安上吊嗎？那天，他們家琪琪把我堵在門口，嘴沒張開眼就紅了，然後跟著就要下跪，然

後老安又過來要搨她，然後他一大家子都衝出來又拉又扯。這種撕心裂肺的場面，這種敲骨剔肉的疼痛，不是親身經歷是想不出那種苦的。當時我說，安琪你放心，等到開學我肯定把錢給你湊齊，湊不齊我就是把房賣了也不敢耽誤你上大學啊。其實那時我也不知怎麼才能湊齊。

艾艾，你要真的懂事，就聽媽的話，不管人家說什麼，你都要咬著牙把書讀出來。你要有骨氣就唸高中，上大學，媽為你把骨髓榨乾了都樂意。你媽既然走上這條道，就不可能再回頭。

×月×日

我想起老舍的小說《月牙兒》，和裡頭母女兩代妓女。記得那是小學六年級看的，看得我跟淚人似的，好幾天做惡夢。小時候我就愛瞎想，把那個苦命人想成自己。當時就是不明白，她為什麼總在看月亮，不去看看別的呢？“是的，我又看見月牙兒了，帶著點寒氣的一鉤兒淺金。”這些句子我現在還記得，太慘了。爸爸說，那是舊社會！他的意思是，這丫頭看書看迷了，盡瞎想那些沒用的。

可是現在我終於明白，那樣一個女人，在那樣一個時代，孤苦又無奈，只剩下淒冷荒寒，她冷啊，她餓啊，除了在月光裡找出點精神寄託，她還能幹點什麼？這個老舍寫得太美：“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記憶的碧雲上斜掛著，它喚醒了我的記憶，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慾睡的花。”這其實就是在寫我啊。當然，時代不同了，現在我不用為糧食發愁，也不用去看月亮，而是換了看霓虹燈電子屏。看著它一點一點變過來變過去，就像翻著一本記憶的大書，一部過了氣的舊電影，想著自己怎麼一步一步走到現在，也是一種念想啊。這東西是好看，有一個是賣內衣的，那女的把外衣一件一件脫掉，脫到內褲的時候把屁股擱起來問，想要嗎？那簡直就是在為我們做廣告，只不過地點是沿河街出租樓。

不過我覺得，老舍是個男人，他還不能寫盡女人心中的委屈，那種冰寒徹骨的無法擺脫的，那種連死都沒有權力的，連明天都不知在哪兒的委屈。還是那個陳白露說得透徹——太陽出來了，可太陽不是我們的，我們要睡了。

×月×日

我現在已經習慣於凝視霓虹燈了。看著它一點一點變紅，變綠，變藍，變紫，變成各種圖案各種造型各種姿態的美女。這些美女線條誇張風情萬種，向人們許諾著各式各樣的幸福，從內衣到唇膏，從轎車到豪宅，從戶外到室內，從床頭到廁所，從嘴巴到屁眼，它全包了。這些美女在不停地訴說，不停地催促，讓那些人，當然是男人，掏錢掏錢掏錢，大把地掏錢。她們說，看啊，人家都那樣了，我們還這樣，我們已經落伍了，跟不上潮流了。

看懂了這些，我好像又進了一步。這樣的課程，任何大學裡都學不到，而我只要躺在床上就學完了全部。在我的牆壁上，她們每天都在上演，每天都在變幻。我可以清楚地知道，下一節是什麼，她們將怎樣動作，調動哪一個器官，刺激哪一部分神經，拉出一段什麼樣的屎。這的確很有收穫，以前我只知道霓虹燈好看，五光十色，是現代化的標誌。現在我認識到，它不僅是最現代化的享受，而且還是我們這座城市的經濟晴雨表，我可以準確地判斷出哪家企業財大氣粗，哪家公司日子難過，哪家工廠即將倒閉。甚至我還可以推算出他們的科研實力，下一個新產品的推廣力度，有可能向哪個方向發展，以及它們的輪換週期。這比來月經還準確。

現在我躺在床上就能享受這座城市的全部現代化成果，這是完全免費的，就像空氣和時間。它代表著這座城市的豪華水平，和全部夜生活。只是它們不屬於我，也不屬於大多數人，它們屬於上等人，那些天生代表別人的人。他們代表我們享受了人類的最新發明最新創造，和全部聰明才智。我得感謝他們。當然，我早就不是我自己，我被代表了。

×月×日

明天是艾艾 12 歲生日，我要給她買一盒蛋糕。我是這樣想，趁現在還有能力，就儘量讓她過上正常的生活，人家有的快樂，她也應該有。她應該多一些美好記憶，少一些生活的陰影。儘管我心裡很明白，這樣的日子已經過一天少一天了。我要趁著現在還能做，多給她留下一些美好。說不定哪天我說走就走了，那她就要憑著這點底氣生活下去。當然，我也不知道她的希望究竟在哪裡。所以錢一定要省著花，儘量留些積蓄。

這一點，奶奶也是同意的。

奶奶在我決定改嫁的時候尋過死，可是她挺過來了。我不知她從哪弄來那麼多安眠藥，也許是攢下來的。以前給她開過安眠藥，她癱得太久，睡不著。奶奶並沒有阻攔過我，她心裡明白得很，只是覺得自己活著多餘，死了就少一個拖累。改嫁是當時廠裡單身女工共同的出路，每個家庭都需要有個男人來支撐。絹紡廠改制意味著大家都失去了飯碗，從前還硬撐著不向男人低頭的女強人們，全都比霜打的還蔫，乖乖地低下了驕傲的腦袋。找新男人，找舊男人，反正你得找個男人啊。有的乾脆說，他把那騷貨天天帶回家我都不管，我還給她騰床挪位置呢，只要他答應養家。奶奶對這些都明白得很，她只是不想拖累我。但我怎麼可能撇下她不管呢？搶救過來她答應不死了，我跟她說，你吃的是你自己的低保金，你不在了，這個錢也就沒有了，她就答應了。所以她現在一發火就拿這話來杵我，說我吃我自己的，我死不了也不拖累你。

養奶奶，是我跟那個小混混提的唯一條件，連結婚都沒讓他花一分錢。怨只能怨我命不好，攤上一個嫖客。當時也是被那一股風吹昏了頭，我瞎了眼。他看中的是我的姿色，腦袋裡根本不知家是什麼東西，他把我家當成了妓院。既然是這樣，我又何必跟你結婚呢？要你有什麼用？睡一下留下50塊錢？然後多少天都不見影子？與其這樣還不如了斷。讓他一個人在家嫖一百次，和跟一百個人在外各嫖一次有什麼區別？我的臉面沒那麼重要，名聲不能當飯吃，更不能變成艾艾的住院費，和能救命的藥片！

×月×日

艾艾真的長大了，懂事了。我絕對想不到，她是以這樣的方式迎接自己12歲。她是天使，是我活下去的理由。

中午，我買回了蛋糕，原本是想讓她找些鄰居家小孩來家吃蛋糕的，我想像這情景也該像電視裡一樣，小孩們圍成一圈，唱祝你生日快樂，然後艾艾閉上眼默默許願，然後吹蠟燭……然後我們家也有了笑聲，我就很滿足了。我的期望不高，我們家艾艾能像正常家庭一樣過上生日，看見她開心地笑上一回，我真的已經心滿意足很了。



可是艾艾，領上她班裡的五六個同學一起來家，她是班上的小幹部，這我知道。艾艾說，她有一篇作文，老師表揚了，然後就集體朗誦了這篇作文。題目叫《偉大的母親》，內容沒有什麼，無非是母親怎麼樣為她作出犧牲，怎麼樣在她住院的時候熬紅了眼睛累彎了腰。可是我聽出來了，她沒有說出來的內容遠遠多於這些，遠遠大於這些。她說，從母親身上，她理解了生命和生命的延續，理解了愛和愛的傳遞。更重要的是，母親為她做的一切都是偉大的犧牲，就像美麗的小人魚一樣，寧願為愛把自己變成一個水泡。她說，這樣的愛，比什麼樣的流行歌曲都動人，比什麼樣的營養品都滋補，都能讓她更快長大……

艾艾瞭解家裡的一切，當然也知道我在幹什麼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啊。為這她發過脾氣摔過藥瓶，我也打過她，可現在通通煙消雲散了。她是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我，她原諒了媽媽。我應該難過還是應該高興？

下午，我做好飯就出門了，我還得“上班”。可是走到我們廠西門那一片建築工地，看到秋風落葉荒草萋萋，看到那些新磚舊鐵，還有惡魔長腿一樣踩過來的塔吊，一點一點逼近我們的肉體，踏碎我們的生活，踩爛我們的夢想，我再也忍不住放聲大哭。那種哭，不是難受，不是絕望，而是一種悲涼，一種冰寒徹骨萬劫不復的悲涼。也不光是為自己哭，還有我們的父兄，我們的工廠，還有我們那兩千多姐妹。

艾艾，你真是長大了。你能明白媽媽的委屈，比說什麼都管用。我就是現在就死，也沒什麼放心不下的，更沒有什麼遺憾。真的，該做的努力我都努力去做過，該吃的苦我都去吃過，我問心無愧。我賣過早點，當過保潔，端過盤子做過按摩，我什麼都試過，可那點錢換不回你的小命啊。你媽不傻，更不是個懶女人，你媽這雙手從前也是絹紡廠的技術能手，創造過精紡車間的單產最高紀錄。當然今天說這個已經沒意思了，就好像白切雞說自己從前也長著美麗的羽毛。

## 談話筆錄四

談話者：徐娟紅；年齡：22歲；×縣人；暫住本市×街×號出租屋302室；職業：暗娼。

問：不說話可不行，你是不是想換個地方說？我們沒時間等你。說。

答：好好，我說。我是難過，不是隱瞞。

問：你認識她？

答：是。我們都管她叫梅姐姐，她是好人，誰也沒想到會這樣。怎麼說走就走了呢？想不到啊我真的想不到，我好難過好難過。

問：說具體點。

答：她就是此地人，原來是在紡織廠，下崗的，去年夏天來租的屋。

問：你最後見她是什麼時間？

答：昨天晚上9點多，我們還在外頭聊天。後來我有生意，就走了。後來就不知道了。

問：沒見到她和什麼人接觸過嗎？

答：沒有。

問：平常她與誰來往多？都叫什麼名字？

答：幹這一行的，不問客人名字。她就跟我們接觸多一點。

問：她家住哪裡？她經常提到誰？

答：她有個女兒，好像身體不很好，不然她也不會走這一步。家住哪裡不知道。她回去都是半夜了，沒生意了才走。

問：她女兒叫什麼？

答：叫艾艾。姓什麼不知道。上初中了。

問：她是不是手頭有點錢？

答：你看她那個屋，能有錢嗎？一天就吃一個盒飯。

問：你們幹這個，不就是掙錢容易嗎？

答：容易？

問：那你說說怎麼不容易。

答：說了你也不信。就是掙了錢也不敢存，都寄回家，怕搶……

問：她都這麼大歲數了，能有生意嗎？

答：有。她是城裡人，跟我們不一樣。

問：你是說，她很風騷？會勾搭人？

答：不是。她是個好人。真是好人。騙你，我都不是人。

問：那怎麼個好法？

答：我說不上來。反正她是好人。現在人都不在了……

問：今天就到這裡。想起什麼你再跟我們聯繫。

## 偵察日誌二

地點：建設新村 70 棟三號房。該房為一進兩小間，南北向老式平房，廚房為一連體披廈。住戶為祖母、孫女兩人，祖母癱瘓在床，孫女名常艾艾，現在市 54 中初中 204 班上學。搜查時天陰，光線中等。初步瞭解：祖孫二人都清楚死者倪紅梅的賣淫事實。但她們還是感到突然，無法接受死亡的事實，談話無法進行下去。

倪紅梅，1966 年生，高中肄業，原市絹紡廠工人，1983 年頂替進廠，在精紗車間任過小組長、質檢員、團支書，得過兩次廠先進、一次市先進生產者榮譽。據反映，該女性情溫和，與鄰居關係良好，群眾對其賣淫事實也不反感。主要因為家庭經濟狀況太差，婆婆癱瘓多年，女兒亦住院多次。

在檢查遺物時發現一本舊書內夾著兩張百元新鈔，疑為假鈔，帶回檢驗。其它無異常。

當晚劉、李再次勘查了案發現場。在沒有照明的條件下，室內光線充足，而且閃爍不定，給人一種奇特的感覺。現已查明，室內遺留的紙團血跡與死者無關，可以認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，有可能是鼻血。問題是罪犯為什麼故意留下這些線索？決定繼續研究死者的筆記本。

×月×日

阿紅又過來哭了一下午，弄得我們只好陪著她哭，沒心思做生意。說來說去還是為錢，錢是個王八蛋。阿紅的父親又來逼她，這回是親自來的，說要是不夠數就把她兒子賣了。其實我們這一撥人裡就數阿紅年輕，也是她掙得最多，可還是遠遠不夠。她大弟弟讀研究生，現在小弟弟也考上大學了。這孩子 15 歲就出來洗頭，沒多久就跟一個小老闆生了

兒子，本來一心想當人家填房的，結果兒子卻成了父母的人質，沒完沒了為全家人填窟窿。她們那個村子已經形成了風氣，家家都把女孩子送出來打工掙錢，他們認為女孩比男孩掙錢容易。還互相攀比，誰家寄錢多誰家又蓋新房了。家家都這樣，所以父母也不覺得心虧。

肥肥出主意說，不如把兒子偷出來，然後遠走高飛。這話不過說說而已，親情豈是輕易能割斷的？如果這麼簡單，誰都不會走上這條路。就是肥肥自己，夫妻倆出來打工，什麼負擔也沒有，現在還不是自己做雞養活老公？我們這些人，誰都是誰的影子，誰也都是誰的鏡子，我們永遠走不出自己。

當初，我如果聽那個小混混的，撇下家跟他一走了之，我能落到這個地步嗎？再當初，我如果堅持把常虎的慘死作為工傷事故處理，到勞動局備了案，我能落到走投無路嗎？再再當初，我能稍微無恥一點，混個幹部當當，我也許早就不是我了。說到底，我們還是太輕信，太理想，太善良。我們這些人，哪個不是善良的人？因為善良，我們才千人騎，萬人踏，永遠見不得陽光。

倒是阿紅的身體讓人擔心，她們天天後半夜都能聽見她的慘叫。開頭我不相信，以為是外頭野貓叫春，她們聽錯了。有天回去遲了，阿月拉我到她門口聽，才知道不假。那聲音尖尖的，斷斷續續的，像是被人掐著脖子喘不出氣來，又像是忍受著什麼酷刑——啊，啊，疼人得很。她這屋原來還有一個叫阿敏的四川人，就是因為受不了這慘叫，搬走了。但阿紅自己卻不知道，問她，一臉的茫然。說沒有啊，就是有時候做夢。問夢見什麼了，是不是夢見被人強奸了？她也搖頭。說有時候老夢見回家，有一條小溪，不寬，可怎麼都過不去。還有就是發山洪，她在大水裡頭什麼都抓不住。而且，這些夢回回都差不多。

阿月說，我們這種人，怕人強奸嗎？就怕強奸完了不給錢。我想也是。我問阿紅身上是不是有傷，或者有病，如果有就要去看，不能耽誤。阿紅也說沒有，就是覺得後背疼，有時在背上有時在脖子，我看了看，也看不出什麼。後來她們說，這幢樓上從前有好幾個上吊的，可能是鬼在找替身呢。

也許是吧。我們這些人，鬼也是不怕的，就怕房租漲。

×月×日

我為什麼總要寫那些陰暗的事情？我不想這樣，這不是我的初衷。從今天起，我要把從前的每一點快樂，每一分一秒的美好時光都從腦袋裡擠出來，寫下來，留給我的艾艾。讓她知道，即便是地獄裡也會有歌聲，媽媽即使在最灰暗的日子裡，內心也是向著光明的。

其實艾艾比我做的好。從她12歲生日以後，她就變了一個人，身體沒有發育，可人已經成了大姑娘了，她甚至比我還要懂得體貼。我相信這是苦難的賜予，可是我又有點擔心，畢竟她還只有12歲啊，她不該承受這些。而她做到了。

每天，她都早起，倒痰盂，搞衛生，洗漱，然後做早飯，安排奶奶吃過後，才去上學。中午飯，有時是我留下的，有時還要自己做。晚上更要自己動手料理一切。她不大看電視，電視機已經被她弄到了奶奶床頭，她說電視不好看，其實哪個孩子不愛看電視啊，起碼看看動畫片也好。可她不看。她做作業，自己找點書看，我不知她從哪借來的書。她變得老成，是一種超出年齡一大截的老成，目光裡有一種讓人捉摸不透的沉靜。她臉拉長了，眼睛顯得更大了，人家都說越長越像我，這更令人擔心。我真怕出現《月牙兒》裡的場面，男孩子追著她問，咳，你賣不賣？

奶奶還是在怨恨我，但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凶了。從前連碗都不讓我碰，嫌我髒，所以都是艾艾伺候她。但擦洗艾艾就幫不上，她搬不動她。那我就不能不咬緊牙關，怎麼恨怎麼罵我都聽不見，我要是不給她翻身不給她擦洗，那一身肉還不早爛完了？艾艾見我這樣，慢慢地就主動過來打岔，我明白這孩子是心疼我了。

只要我在家，她就會找出各種各樣的話題，沒完沒了纏著說，好像一停下來，這個家就沒了活氣，而她就是全家的發動機。學校啊同學啊，外面聽來的小道消息啊，還有數不清的笑話故事。她不要我插話，好像我一開口就會說出什麼不吉利的事情，她對這一切都負有重大責任。我知道她是操心我，怕失去我，可她的神經繃得太緊了，她才只有12歲呀，

而且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。由於先天性的心肌功能不全，動過大手術，別的女孩已經抽條了，有的都初潮了，可她還一點動靜都沒有。她不讓我說，也不許我問，她說所有的知識她都懂，自己只是慢一點罷了。她甚至對自己的病也瞭如指掌，她查過所有的醫書，知道所有的新名詞和新藥，她說她知道該怎麼做。她呱呱地說，沒完沒了地說，為一個並不可笑的笑話哈哈大笑。我能怎麼辦？我只能靜靜地聽，跟上她一起笑。我也不想破壞家裡難得的氣氛。

有時她也跟我報報賬，說她買了什麼東西，然後告訴我哪個超市的東西實惠，讓我以後少買那些沒用的東西。家裡的錢現在都是她管著，一家三口的低保金，還有我的每一筆收入都是她管著。這是我安排的，我給她存了一張卡，有一點就往裡存一點，只有她自己能取。我身上一概不留錢，當初的想法就是害怕，做這一行的，隨時都有可能被搶被抓。我必須給她留下所有的錢，生活費醫藥費學費，這樣我的屈辱才是有效的。但我無意間培養了一個理財高手，她告訴我，她把大部分都轉成了七天自動轉存的儲蓄，她的卡上也不留多少錢，萬一被搶了怎麼辦？她還計算過，半年期一年期和三年期怎麼倒換著存才能利息最高。這孩子聰明。

其實我也能看出來，她在計算我的每一筆收入時，心裡有多難受。有一次我看見她記賬時有一行淚掛在小臉上，像一條透明的蚯蚓在腮上爬，隔著玻璃窗在燈光下悄悄爬。我當然不提這個事，裝沒看見。以她的聰明，她完全能夠推算出我接客的次數和每一筆的單價，我看到了那個賬本角上用鉛筆寫的幾個“正”字。可是她一發現我動過賬本，這些字立刻又消失了。

她還是笑，盡可能讓我也笑。我也必須笑。在家笑，在外更要笑。聽說市領導在提倡微笑，說微笑是我們這座城市的表情。如果評比，我能得表情冠軍。

×月×日

那個姓梁的又來了。來了就呆呆地坐著，我碰他，也沒什麼反應。後來我就替他脫，我不能為他一個人耽誤時間，我也得講效率。完了他

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說他真的很喜歡我，他真的沒找過別人，就和我一個人好。我說那是你照顧我，謝謝你了。他說今天主要是和兒子吵架，心情不好。我以為他是沒盡興，就問是不是想再來一次。他搖頭，說兒子老想來逼他的錢，這回是要買車。他說他一輩子就這麼點積蓄，如果全部給兒子買車了將來怎麼辦，所以很煩。然後他就一直這樣嘀嘀咕咕說著，倒是把我也說煩了。讓我覺得他是在暗示我，他很有錢。他有錢是他的，和我有什麼關係？這個世界人和人真的不一樣。但我也無法安慰他，他的煩惱不是我能安慰得了的。最後他說，今天出來匆忙，身上沒帶錢，問下次再補可不可以？

做這行的，從來不相信下一次，也不相信愛呀喜歡呀這類話，我們只相信現金。比較而言，倒是那些農民工更乾脆，問清價錢就幹，有的還先付錢，幹完了就走人，一句廢話沒有。可是這個姓梁的確實來過很多次，也不像個無賴的樣子，我只好說下次就下次吧。可是他臨出門又把錢掏出來了，而且一下就給了三百。大家都說我要交好運了，讓我請客。我立馬去搬來一個大西瓜，今天確實好運氣。

肥肥說，這個姓梁的說不定是想娶你，他是在考驗你呢。我當然不會這樣傻，我已經不是從前的倪紅梅了。姓梁的叫梁什麼我都沒記住，他是和我說過的，我忘了。而且即使他有那個心，我也不能同意。我是沒有資格結婚的人，我還不至於輕狂到這種程度。結婚和做愛是兩回事，這我還能不懂嗎？他現在無論怎樣喜歡，都不可能忘記我的身份，何況他還有兒子、親戚、朋友。可是大家還是說個不停，好像真有那麼回事似的。肥肥、阿月她們很能想像，已經想到怎麼樣才把他的錢抓在手裡，在她們看來抓住了錢就抓住了根本，這叫以經濟為中心，至於親戚朋友怎麼想，有那麼重要嗎？只有阿紅一個人呆呆地，說要是有人想娶她，哪怕是包她，哪怕是說著好玩，她也會心軟的，讓他隨便親，親個夠。做這行的不跟客人接吻，這是行規，她突然提起這些，大家立刻就像被狗血淋了頭，動彈不得，誰也無話可說。可見天下女人都一樣，誰不想找個真正的依靠？哪怕是被包。

但不管怎麼說，今天是快活的。

×月×日

艾艾一直搗鼓我去買個手機，我一直在猶豫，我捨不得。其實做這一行的，倒是真需要手機，年紀大了，有手機就能拉住回頭客。《月牙兒》裡那個老妓女就說過，我們是拿十年當一年活著。對我，十年已經太長，我要把一年當十年來活。艾艾是怕有事找我找不著，她害怕。我就去買了個二手手機，150塊。也給艾艾買了一張電話卡，她說有這就不害怕了。

另外艾艾說我最近夜裡老哭，哭得她也有點害怕。我說不會吧，我都累得跟死豬一樣，睡著了哪還有勁哭啊？可艾艾說是真的，說奶奶也聽到了，說要是太難就別撐著了。我說你們有這個心就好，我以後注意點就是了。

沒想到頭一天手機就派上用途，艾艾打電話說，那個畜生又來了，還拎了一堆東西，全讓我扔了。我問是哪個畜生，她說還有哪個？我問他來幹什麼，艾艾就冷笑，說回頭是岸唄。這樣我就必須回去，老讓這個人來搗亂也不是個事。艾艾恨死這個人了，說他動手動腳，還偷看她洗澡。我想這也不至於。這人是個小混混不假，還不至於下作到這種程度吧？

可也難說，當初認識他，不就是在天興酒樓被他掐了屁股嗎？他是個生意人，浙江來的，想起來又是一段讓人傷心的事，還是不想了。怪只怪自己才出來，見識少，幾句好聽話一煽頭就暈了。現在回頭想，這種人就屬於有點錢但又不是太多的那種，想包女人又捨不得錢，想玩妓女又怕不安全，真結婚了他又覺著吃了虧，整個兒是把結婚當生意來做的。他說他愛我是真的，笑話，這種人有什麼資格說愛？

還是回去看看。

×月×日

果然是想回來。這兩年大概虧了不少，灰頭土臉的。他說他看透了，不想再折騰了，想回來踏踏實實過日子。他說他很懷念跟我的那一段，這兩年總也忘不了我。當然，他的衣服還是很體面，衣領上還是有股子香水味。



我承認，自己是喜歡那種體面周正的男人。自己沒上過大學，就特別崇拜有知識的。他在這方面確實迷惑過我，還有那些溫存的高雅的很難讓女人不動心的言談舉止。還有他的生意經。還有他的俏皮話。還有他的黃段子。還有那些時而活潑時而憂鬱的眼神。可如今一個妓女，經歷了這麼多的男人的女人，已經一眼就看穿了這些外表。一個人的品性，寬厚與自私，高尚與卑劣，純潔與骯髒，和這些外表沒有關係。他衣服脫光還不如那些農民工，農民工起碼還有淳樸的一面，知道公平交易，講價講在明處，起碼他們不想欺負人，只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。可是他的邏輯只有一條：賺了，還是虧了。

我們是在雅麗咖啡屋見的面，選在這裡是我要求的。他第一次約我就是在這兒，替我掛上外套，替我拉開椅子，輕聲細語，彬彬有禮。而我，只不過是天興酒樓端盤子的女招待。被人這樣尊重著，我能不頭暈嗎？我根本忘記了就是這個人剛才還在桌子底下偷偷摸我屁股。

他還是那一套，甜言蜜語，細聲細語，吹他還有多少實力，認識多少大人物，將來要對我怎麼好，然後來電話故意不接，然後就伸出了鹹豬手。我說你這個人怎麼還不長記性？選在這兒不是讓你重新表演。我是要告訴你，我現在是個名副其實的妓女。你是不是想睡我？想就直說，我可以給你優惠價，200塊一次，怎麼樣？想白佔便宜可不行。我認識很多警察，一個電話就能罰你五千塊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然後他的手就懸在空中，眼角飛快地朝兩邊睨，挨了槍子似的顛悠悠地仰到後面去，還是慢鏡頭。

其實我也可以採取另外的方法，讓他先拿出錢來，然後慢慢修理他。可好像那樣做並不解氣，反而瞎耽誤幾天功夫。對我來說，時間就是金錢，效率就是生命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還會去家裡騷擾。而且這個人的錢永遠在支票上，他只會支出一文不值的甜言蜜語，還有永遠看不見的美好未來。從前他就是這麼幹的，他的好聽詞兒可真是不少。你喜歡什麼車？你喜歡海嗎？在海邊買一套房怎麼樣？要不就到深山裡去？城市哪是人待的地方啊，粉塵，噪音，一點都不環保。可是領了結婚證他立馬就把戶口從農村老家遷來了。他比我小兩歲，頭髮自來捲，一笑一口白

牙，當初我就是被這些迷上的。我天生長著一副愛照顧人愛聽好詞兒的賤骨頭。

從雅麗出來我吐出了一口長氣，好像卸下一個大包袱，輕鬆了不少。現在不是他甩了我，而是我實實在在甩掉了他。華燈初上，秋風送爽，出一口惡氣感覺真不錯。現在整座城市熱烘烘地向上拔起，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，都在爭先恐後。只有我，腳底板是踩在地面上的，感覺踏實得很。我已經在地面上了，你還能把我擠到地底下去？

霓虹燈又開始眨眼睛了，我要開工了。

×月×日

其實讓我走上這條道的還不是他。我得承認，他還給我帶來過一絲幻覺，讓我以為自己還有價值，還可以通過勤儉，通過勞動，最不濟也可以通過婚姻改變命運。他還讓我萌生過一絲愛意，一點期待，儘管那只是一場夢。真正讓我清醒的還不是這個人。

那是我當按摩小姐的時候，在大海浪洗浴城。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這座城市興洗澡了，澡堂子忽然都變得比賓館還富麗堂皇。當按摩女掙得多，起碼比酒樓、美容店掙得多。阿紅阿月她們原先也在那兒幹，我就是在那兒認識她們的。

那天，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了。他高大，健壯，被一群客人擁著很突出。他好像是想著什麼事，眉頭鎖著，也不太搭理別人。我沒上去叫他，怕他難堪，可又希望他能認出自己，心跳得很急，可能臉色也變了。不知他是不是注意到了這些，也許他並不在意，他掃了一眼就指著我說，就是她吧，你來給我按。

現在我懶得寫出這個人的名字，我噁心。因為他曾經是爸爸的朋友，一個我當作父親一樣尊敬過的人。從前，他經常來家找爸爸下象棋，來了還帶西瓜，還帶花生米。有一次他送給我一個玻璃球，一搖晃就能下雪的那種，看著那裡面的大雪，想像自己成了白雪公主，在大森林裡遇上七個小矮人。爸爸說他是臭棋篓子，是來吃馬屎的，是交學費來的。可是我喜歡他，每回來他都要抱我，把我扔到天上，讓我高高地飛起來，然後拿鬍子扎我的臉，說這丫頭真漂亮，說真叫人妒忌。我上初中時還

能經常見到他，經常拿手在我頭上按按。

其實當時也沒發生什麼。他叫的是普通按摩，一個鐘。在大海浪，進包間的叫這個，會被認為沒“料”，是來蹭油的。他還是沒認出我，只是閒聊時問了些情況。我當然也不便說我是誰，只是說到絹紡廠，淚水就再也止不住。我跟祥林嫂似的說了很多“我真傻”，見了他我真想哭啊。他也嘆了氣，但又說了不少要正確對待的話，他說，從前以廠為家是對的，現在下崗回家也是對的，顧全大局是對的，不找領導麻煩也是對的，領導從前那麼答復是對的，現在這麼處理還是對的，總之全對。我不知這是在誇我，還是在教育我。

一個鐘很快就過去了，他又加了一個鐘，後來又加一個。那天我是說痛快了，我一直說一直說，他也一直聽一直聽。儘管我知道說的都是沒用的，不過是說說而已，誰也解決不了誰的問題，誰也幫不了誰。最後他給了我一張名片，讓我去找他。他說，來吧，看看吧，看看能不能幫你一把。他讓我去之前一定要給他先打電話。這樣我才知道，他已經是個大人物了。

如果是個陌生的人物也許我還會警惕，可是這樣一個人物，我心裡只有期待了。究竟期待什麼？我也說不清。我前前後後回憶過這件事，我找他是想請他幫忙安排工作嗎？以我的條件能安排什麼工作比當按摩女掙得多？顯然不可能。是想讓他支援一筆錢幫我把債還清嗎？顯然也不可能，我還不至於這麼不要臉。那還期待什麼？也許我心裡總想找一個支撐，找一個慈祥的、有力的、可信的理由，能讓我堅持下去的勇氣……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是一個站在水邊的人，也許心裡總想抓住點什麼。總之我打了電話，而且去了。也許這就是命，他不過是命運的開關。也許我本來就是一條河，他不過是在我拐彎的地方立下了一座碑。

在大海浪那樣的地方，這樣的客人見得多了，我們有一整套拒絕客人的辦法。當然也不是真的拒絕，否則它就不叫洗浴城了。阿紅阿月她們就是在那兒被訓練出來的，只是在那兒還要被媽咪剝一層皮，所以才出來單幹的。我那時剛和小混混離婚不久，打這份工也不容易，有時躲不開，被人摸就摸一下掐就掐一下，一般都不吱聲。但一個剛經過離婚

的女人，對男女之事正厭倦著，身心還疲憊著，怎麼會有那種要求？可是，可是，可是我竟然連一點拒絕的意思都沒有。

我整個兒軟了，癱了，一點力氣都沒有。眼前是一片白霧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好像掉進一個溫泉，被熱氣蒸裹著，越掙扎陷得越深。我喘不出氣來，眼看著自己胸口裂開了，能聽見自己的心跳，和血管裡嘩嘩地流淌聲。我聞到了煙草還有一股羊膻氣味，我想呼救，發出的卻是嗤嗤的笑聲。我不停地喊爸爸救命，可嗓子裡只有啊啊的啞音，好像另外有一個自己躲在一旁操縱著，令我不能不一沉到底。後來我就浮起來了，飄起來了，輕得像一粒灰塵，在一線光柱裡漂浮。我看見自己像一朵蒲公英在風中飄零，美麗的羽毛轉眼間就被一根一根拔光，我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原形畢露。我聽見他咕嚕一句，身材挺好。

趁他進洗手間的時候，我趕緊穿上衣服，抓上包就跑。可他在裡頭說，茶几上有個信封，拿上吧。我去拿了那個信封。他又說，需要什麼就打電話。我還答應了一聲。我相信他自始至終都沒認出我來，但他是個真正的老手。從把我帶出來起就把我握在掌心裡，掌控著每一個環節。他是那麼有把握，那麼地從容，那麼地慈祥，清楚地知道我不但不會反抗，還要配合他，還要感謝他！我數了那信封裡的錢，不多不少，整整五百大元，夠我掙半個月呢。於是我就笑了，那笑聲像出膛的濃煙，一團一團的衝出喉嚨，嗆著了似的，乾嘔似的，怎麼也止不住，後來才發現淚流滿面。我是一遍一遍數著那五張紙走出那棟大樓的。我回頭看看，記住了那個地方，那地方有一個鉅大的電子顯示屏，清晰地向我展示著美好未來，而過去的一切都在崩塌。

×月×日

冷靜地想，我也不能埋怨別人，那天其實還有一個原因。我腦子已經遲鈍了，很多事已經理不出頭緒。

那天打了電話，那個人是讓我到人民路路口等他的，可我從大海浪出來碰見了我們廠的劉師傅，給耽誤了。如果不是碰見劉師傅，事情也許不會變得失去控制。我是說如果。

劉師傅是我們廠的保全工，以前常到我們車間來，特愛開玩笑發牢

騷。他有點油，鬼點子也多，還愛佔女工的嘴巴便宜。但他不害人，頂多算個口頭流氓。所以大夥並不覺著他討厭，有時候還挺歡迎他來的。可現在他竟成了這樣！

那天我聽見有人喊倪紅梅倪紅梅，可在四周看不見一個熟人，等他到了跟前，才看清楚是個癱子一點一點挪過來。他坐在皮墊子上，腿已經沒了，拿兩隻手走路。這個世界變化太快，跟著眨眼都來不及，才幾年時間，他怎麼就落到這個地步了？我問他出什麼事了，怎麼鬧成這樣了，真嚇人。他還笑，說你怎麼還這麼漂亮呀，真讓人羨慕死了。他說你別瞧不起人，現在我比你們誰都有保障。他說我注意你好幾天了，你不就是在大海浪當按摩小姐嗎？這話讓人有點氣急敗壞，我說當小姐就當小姐，總比你要飯強。他說你看見我要飯了嗎？我就有點發懵，又不好意思問了。我一句話沒有，瞧著他冬瓜樣的腿，兩隻熊掌樣的膠皮手套，都不知該怎麼跟他說。真的很難想像，從前那麼活泛的一個人，現在拿兩隻手走路，他一大家子可怎麼過呀。

可是他一臉的壞笑，說還是招了吧，你要是活不下去，也可以用我的專利。他說這年頭什麼人好混？我算是琢磨出來了。第一是動物，你要是條狗，你比誰都滋潤，你沒看見狗都進按摩房了嗎？第二是殘疾人，你要是殘疾了，國家就優待你，你又是女的，又這麼漂亮，沒準兒都成電視明星了，還到處作報告！他說他現在雖說手跟腳一樣，但按月拿錢，拿的比原來工資還高，快活得很。他咧嘴大笑，兩排白牙在撐在那些褶子裡特別刺眼。原來他是上訪時出了交通事故。他說，兩眼一閉兩腿一伸，疼了幾個月，快活一輩子。人家給他裝假肢，他還不要，寧願拿兩隻手走路，沒錢花了就往機關門口一坐。

我說你這不是訛人家嗎？他說訛人？我還沒殺人呢。

我趕緊就逃走了，頭暈得厲害，胃裡直翻苦水。他還在後頭喊，有難處就說話，我給你出點子！我相信他的點子比我多得多，可他的點子我真受不了。

然後我就找到了那個人，那個讓我像父親一樣尊敬的人，坐上了他的車，上了他的床。我渾身發冷，簌簌亂顫，腦子裡翻江倒海。我好像

經歷了那個血糊拉稀的場面，好像自己已經被碾成好幾段。那樣是能活下去，可我不想活成他那樣。再難，我也不能把自己弄成那樣。就是死，我也希望自己是完整的。我害怕。

把這些事記下來，並不想埋怨誰。沒有他們，也許我照樣會走這條道。對我這樣的女人，最後的本錢就是身體。當一個破敗的房子到了風雨也擋不住的時候，你留著那些本錢又有什麼用？在這個勞動等同於下賤的時代，女人的肉體其實一直在升值，就看你敢不敢。阿月說得好，又不偷又不搶，自己掙自己花，我賣的都是我自己的。而且，還有安全套！

### 偵察日誌三

初步意見：自殺，否定。情殺，否定。搶劫殺人，基本否定。

張、王有重大發現。從帶回的假鈔檢驗看，這兩張假鈔與去年“10.18”假鈔案中的紙張、版型完全一致。因此懷疑該案與假鈔案有某種聯繫，這使二組全體擺脫了沉悶乏味的情緒。

經彙報，局領導批准與“10.18”案併案偵察。振奮。

“10.18”案情：去年10月，本市發現少量百元假鈔的未成品邊角料，經檢驗，系新近的印刷品，故確定為本市特大案件，專案調查，後又轉為省廳掛牌督辦案件。但此後，類似假鈔印刷品再未出現，相關信息亦消失，案情無進展。

此次併案，不僅力量加強，且有正面價值。

### 談話筆錄九

談話人：管××；年齡：55歲；原市絹紡廠廠長，現任市貿發局副局長。

問：因為絹紡廠已經不存在了，所以找到了您。

答：是啊，兩千多人呢，說散就散了。幹部也都各奔東西了。

問：倪紅梅您還有印象嗎？請談談情況。

答：有印象。她父親叫倪大民，是廠裡的老工人。1983年倉庫大火時表現很英勇，犧牲了。她就是頂替進的廠。當時高中好像還沒畢業，還不太情願，可家庭生活困難。這孩子挺老實，是廠裡的文藝活動積極分子，工作也不錯，挺好的。

問：她死時是在做暗娼，您知道嗎？

答：不知道。怎麼能幹這個呢？再困難也不能幹這個。

問：對不起，我們是例行公事，廠裡不少人都說您能提供點線索。

答：我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。是我把工廠搞破產了，賣了，貪污了，拍屁股走人了。我不怕。賣廠是市裡的決定，我有什麼辦法？改革嘛，總是有成本的。

問：倪紅梅後來找過您嗎？

答：找過我的人多了。可我有什麼辦法？我就是個副局長，能安排多少人？再說她能幹這個，不能說沒有一點點主觀原因吧？

問：您瞭解她家的情況嗎？

答：具體不瞭解。不過也都差不多。困難啦生病啦孩子上學啦。我就是不吃不喝也解決不了幾個人。

問：您最後見她是什麼時候？

答：有半年多吧。說句心裡話，死了人我也很難過，可把責任往我這兒推，公平嗎？你頂多說我思想工作做不到家。我有那麼多思想嗎？我是誰呀？

×月×日

看來老梁頭是真的想包我。每回來了就不想走，收工了也不走，攆他也不走。就是走了也是站在巷口看人打麻將，要不就是跟人聊天，弄得我沒心思再招呼別人。可又不能把話說絕，畢竟他是我為數不多的固定客戶，很煩。

老梁頭人不壞，沒架子，也知道疼人。他是太孤單了才到我們這裡找安慰的，他兒子媳婦一年到頭也跟他說不上幾句話。但他也是個人，不想做一架提款機。他兒子現在還沒攆他走，原因就是房子還沒過戶。他活成這樣，也夠難為的。

他說他真的喜歡我，我也相信。在他看來像我這樣的，能體貼的能說說話的，不多。他說他見我這個樣子心裡真難受，這話我就不信了，我要不是這個樣子他能認識我嗎？我對誰都不隱瞞自己下崗女工的身份，而且就是本地人。他說他原來是當老師的，而且還是個教授。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吧，他難過。他說，你跟了我吧，我給你租個房子，我能養活你。他的要求只有一條，別再跟別人來往。這個要求不算高，是個低得不能再低的門檻，甚至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種感情專一的表示，他只愛我一個。可一個有過兩次家庭經驗的人明白，開頭誰的要求都是不高的，談戀愛的時候一般只要求上床。何況他只是包我，還不說娶我。

我並不在意名分，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資格談名分的。我只是不相信，一個人可以忘記過去。過去就像胎記，永遠洗不乾淨，再瘋狂的愛情都不可能讓它消失。一旦熱乎勁退了，過去就會像鬼魂一樣附體，到那時打個哈欠都能濺出火星子來。杜十娘的悲劇不是因為錢，也不是因為李公子特別壞，而是因為她想要的人根本就不存在。愛情這個東西就像毒品，海洛因，嗎啡，搖頭丸，越吃越上癮，越上癮就越悲慘。

不是我心冷了，而是我看透了，經歷過這麼多男人還看不透？就是那種沒有過去的人，像我和常虎當初那樣，碰上今天這個形勢又會怎麼樣？也難說不變化。經過這些年這些事，我確實是明白了不少道理。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何況大家都還有各自的負擔和責任。他說他現在可以不理兒子媳婦，將來呢？

我還是這個態度，不說行，也不說不行，否則他就不來了。他來也就一週一次，掙他 50 塊錢。我要是拒絕了，他不是連這點愛也得不到？這樣想想也就心安理得，有點像等魚上鉤的姜太公。

我養的虎皮海棠開花了，長出一串艷紅的花瓣，羞羞地垂著頭，每朵都是兩片，像少女的唇，真招人疼。這是我在外面住宅樓下撿的，不知是誰家分叉後扔掉的，被我插活了，居然能開得這麼好，這讓我記起自己的從前。從前我是多愛養花啊，見什麼花都愛，屋前屋後，到處是我栽的。從前廠裡姐妹們還有互相送花的風氣，哪家有什麼品種，還帶到廠裡來，當然也有炫耀攀比的意思。白蘭花梔子花是別在胸口上的，



玫瑰和茉莉是包在手絹裡的，還有大理花牡丹花乾脆就插在頭上，真瘋啊。

那時大家都說我是花痴第一名，其實我是花命，開得快，敗得也快。如果比作花，我更像蒲公英，柔柔弱弱，纖纖細細，隨風飄散，無影無蹤，我能給人留下的印象也就是一瞬間。

×月×日

阿紅和肥肥又在外頭打起來了，兩個人互相扯著頭髮，誰也不肯撒手，像兩隻鬥紅眼的公雞。她們也罵對方是雞，是爛屁眼的雞，禿尾巴的雞，沒人要的雞，遭雷劈的雞。這樣的場面我見過很多次了，麻木了，懶得去拉。這次是為打麻將，阿紅輸急眼了，就埋怨肥肥硬拉她充數，成心騙她的錢。阿紅膽小，不敢賭錢，每一分錢都要為家裡存著，結果自然是越怕越輸，越輸越怕。其實肥肥也不是那種喜歡欺負人的人，一般來說肥肥還比較好相處的，只是她們不打架又能幹什麼？打架也是一種發泄。打完了，罵過了，呼呼喘著粗氣瞪著對方，然後該幹啥還幹啥，第二天還能站在一起拉客。

有時她們也來找我評理，呱啦呱啦喊上一通。我跟她們說，大家都是姐妹，都是苦命人，有什麼可吵的？今天能站在一條街上做生意，明天還不知誰怎麼樣了呢。我說的都是真話，女人心眼小，從前在廠裡也是張家長李家短的吵，後來怎麼樣？誰見到誰不哭鼻子抹眼淚，跟親人一樣？

我的話她們也能聽進去，想想就明白了。誰也不傻，這還看不透？。

×月×日

我們沿河街也有競爭，我剛來的時候還受過排斥。那時肥肥常來攪和，我跟客人說什麼她都插嘴，好像這就是她的地盤，只有她說話的份兒，我是搶了她的食兒。我當然不和她爭，她一來我就讓。老梁頭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認識我的，他說我這個女人不尋常，跟她們不一樣。我說那你不成刁德一了？他就笑了。

但沿河街的競爭不像後街那樣凶。聽說後街那邊不是拉扯就是壓價，

結果大家都不落好。矛盾大了自然就要燒香引鬼，結果就被一個叫蠟燭頭的人控制了。聽說這個蠟燭頭是個二尾子，從前人見人欺，現在被她們養得腦滿腸肥。

也可能我年齡大一些又是本地人，我的話她們願意聽。我們這邊的做法是，按自然秩序來，大家心中有數。客人指著誰自然是聽客人的，客人不指名，就按順序一個一個地來。這樣不傷和氣，也能多掙點。我們不像電影裡放的那樣，抹口紅穿花衣整天嗑著瓜子見了人就浪笑，我們不那樣。我們也不像洗頭屋按摩房那樣，見人就問洗頭不按摩不松骨不敲背不，我們沒那麼傻。現在做這一行已經用不著遮遮掩掩了，我們也有自己的標誌，一般是手裡拿著毛線活或者繡花活，眼睛盯著巷口。見來人有點意思，才上去問話。問的也直截了當：來玩玩？那人若點頭，便是常客。那人若猶豫，便是生客。那人若問價錢，便是外地的。那人若討價還價，便是農民工。一般願意答話的，就是十有八九了。我們沒有租門面房的壓力，也沒有媽咪管著，所以我們用不著爭搶，一個一個來，大家都有一口飯吃。

我們這樣做，還是得罪了人。有一天房東把我喊去，說有人找我問話。到了那兒，看不見人，只有房東站在我旁邊，裡邊人問一句，我就答一句。問的也就是一般情況，但那氣勢很嚇人。後來問我是不是真的下崗工人，真的本地人，真在絹紡廠幹過，我說我要不是逼急了能幹這一行嗎？你要不信你就去調查！那裡頭安靜了好半天，後來就讓我回來了。我聽見房東牙花格格地響，發電報一樣，可見那人來頭不小。

我們這一帶現在還沒有黑社會，估計以後會有。現在有事都是房東頂著，房東後面還有更大的。這個世界早就被瓜分完了，也許真有人拿著地圖整天琢磨還剩下多少處女地，用不著我們瞎操心。就是有黑社會也不可怕，頂多交點保護費。聽說有黑社會的地方，做這一行的反而沒危險，因為黑社會也有行規。我們本來就夠黑了，還怕再加個黑罩子嗎？

經過這件事，我們沿河街就按自己的規則做事了。慢慢地，也有了一點繁華，開小店的多了，行人也多了。房東們整天支個桌子在巷口打麻將，我們就在裡頭做生意，誰也不擾誰。阿紅說，梅姐姐可以當媽咪

了，要不就當大姐大。我說我可不幹那個，我靠自己掙錢養活自己，我也不想管別人的事。可她們私下裡還是開玩笑，管我叫主席，婊子協會主席。阿月在大酒店見過世面，說婊子太難聽，難聽死了。她說人家外國有紅燈區，早就不管妓女叫婊子了，叫性工作者。她說政府應該成立一個性工作者協會，還定期檢查身體發營業執照呢。另外人家嫖客也不叫嫖客，叫“炮友”，現在廣大炮友同志對我們沿河街反映挺好的，開始注意我們沿河街了。我們都笑，看來什麼都是外國的好，連幹這個的也有先進性——性工作者。

×月×日

今天肥肥突然和丈夫鬧起離婚來，哭天抹淚的，跟真的一樣。我從家回來遲了，沒趕上打架場面，她們說是真打，兩個人都頭破血流。可我不相信，這兩口子要離早就該離了，不用等到今天。他們能撐到今天，肯定有拆不散的理由。

她男人叫強子，出來打工好幾年了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一心想進入黑社會也進不去，現在就在家吃軟飯。一個男人混到這個地步本來就夠窩囊了，可昨天夜裡喝醉酒了，居然把阿月叫出來，說他喜歡阿月，阿月洋乎肥肥老土，還掏出50塊錢。阿月當然不能答應，就把肥肥喊醒了。這樣兩口子就黑夜鬧到天明，早晨鬧到傍晚。

兩個人本來已經沒勁了，肥肥嗓子已經啞了，可是見到我肥肥又撲上來。肥肥說她不想活了，真不想活了，說要是離不成她一定去死。我看強子已經瘟了，腦袋耷拉著坐在地上，大氣不敢吐一口，就明白了七八分。可肥肥還是不放過他，說他倆從小青梅竹馬上小學就在一起了，臨到結婚頭一天她爹媽還不同意，為了他能出人頭地自己什麼苦都吃過了，現在當婊子養活他他還不滿足，還想著到外頭去嫖！說人活到這個份上已經一點意思都沒有了，說著就去抓鍋鏟子去砍他。那強子見她抓鍋鏟也不跑，就是把腦袋一縮身子一蜷裝死豬。我趕緊撲上去攔，但見肥肥拿了鍋鏟子並不直接砍，還在鍋沿上磕了幾下，把飯磕乾淨了才去砍，又覺著動作有點怪。果然輕輕一拉扯她就蹲到地下了，然後號啕大哭。

這動作讓我心裡直顫，跟著眼淚也酸酸下來了。鍋鏟，糧食，女人，這就是女人啊。這就是女人的心思啊，不管是貴是賤，是貧是富，是苦是樂，心裡始終圍著一道壩。她們永遠走不出這道壩，她們怎麼能不悲慘？

其實要說活著有什麼意思，我們這些人早就沒有意思了。還不就是心還沒有死嗎？還有一道壩嗎？只要心不死，家還在，我們就死不了。再苦，再難，再屈，也要挺著。我就是她們的影子，她們也是我的鏡子。

×月×日

老梁頭又來提那件事，氣鼓鼓地，說好歹要給一句明白話。他還說了些狠話，說如今花錢找女人睡覺比找狗都容易，別以為自己是個人物。說他是同情我可憐我，並不是來求我。我知道再敷衍下去已經沒有可能了。就答應讓他明天來，我說我要想一想。我承認，他說的都對。我對他討好地笑著，求他再給我一點時間。

其實有什麼好想的？答案早就明擺著。他能包我一個人，包不了我全家。他能包我一年兩年，包不了我一輩子。真正需要想清楚的是，他這次給的是不是最後50塊錢。如果他真像他宣佈的那樣，今後絕對不再來了，能不能再多給一點？我知道我已經很無恥了，真的很無恥，但這也沒辦法。聽說現在外頭男人喝酒劃拳都改了酒令：誰無恥啊，你無恥啊，誰流氓啊，你流氓啊，他無恥啊，大家都流氓啊。

屋裡很靜，外面的喧囂已經遠去，這種鍍了光的安靜很適合想像。他不再說話，眼睛閉著，呼呼吐著粗氣。似乎剛才只是耍了一通小孩子脾氣，一切都過去了。我撫摸著他的臉，盡可能多給他一點溫存，盡可能讓自己也喜歡上他。畢竟，他是這個世界最後一個說喜歡我的人，而且三番五次地說。五彩燈光在他乾癟的臉上跳躍，使他鬆弛的皮肉也有了彈性，那些褶皺被推開來，好像日頭推著白雲的影子在草地上爬行。我聞到了陽光的氣息，聽到了生命的腳步，一切都在幻覺之中。我幻想自己還是少年，一切都還來得及重新選擇。那樣的話，我會選擇他嗎？他乾淨體面，不吸煙不喝酒，對女人也仔細，可那就是我想要的嗎？好像也不是。也許我對男人已經麻木了，已經分不清好歹了？儘管他讓我

相信全世界男人就他對我最好。

我問，你究竟喜歡我什麼呢？他說你跟那些農村人不一樣，那些女人太粗，別看她們年輕，她們屁都不懂。你安靜，不煩人，你還有點文化有點頭腦，一個成熟的女人怎麼能沒有頭腦呢？然後他就談到了頭腦和思想，談到正在研究的什麼學，還有一套理論，還有不少新名詞，全是我聽不懂的。

他也產生了幻覺，再一次把我緊緊箍住，說是真的喜歡我，要我答應別再幹這個了，他能養活我，他身體好，保證能滿足我。我忽然冒出一個刻毒的念頭：他就是要一百次，我也得給，這我不能拒絕，可這方面他比得上一個農民工嗎？那些小夥子個個身強體壯，龍精虎猛，他能比嗎？

我是活顛倒了，黑白不分了，對這個世界已經不想看懂，連我自己我也看不懂了。我不知道。

我相信他是真的。但是我不能。

×月×日

我把老梁頭的事跟大家說了，然後問，我該怎麼辦？

我的本意是，我要怎麼做才能把他留住。沒想到這個性工作者協會第一次大會卻作出了這樣一個決定：大家輪流去勾引老梁頭。如果老梁頭能夠兩週不上鉤，她們說，那包就包嘍，只當賭一把，大不了賭輸。在她們看來，男人都一樣，那些好聽話是枕頭邊上說說的，當不得真。她們是不相信，而我卻想到了將來。這就是年齡的差別。

但我還是接受了這個決定。我相信人多主意多，肯定比我自己想得周全。我現在好像已經成了那些光彩霓虹裡的人物，好吃好喝，好穿好戴。豪宅靚車，風光無限，享盡榮華富貴，好日子請隨便挑。

×月×日

一連三天，老梁頭都來了。可他找不著我，又不好意思問，就站在巷口看人家打麻將。麻將散場了，他把眼睛四處掃掃，然後翻起衣領回家。三天都是這樣。我有點忍不住了，有幾次想算了，想出去招呼他，

都被她們攔回來。她們認為，這才剛開始，既然想考驗他，就不能半途而廢。

這是共同的樂子，我不能掃大家的興。我也在想，妓女究竟是種什麼人？自己這樣不幸，怎麼還有興趣捉弄別人？我這樣說，並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，其實我心裡也有按捺不住的好奇。我也想知道，那些來嫖的男人，是不是沒有一個正經的？後來我也想通了，其實大家最想知道的還不是老梁頭，而是自己的命運。我們都想知道，那個冥冥之中左右著我們的傢夥，是不是真的不長眼睛。她們嘴上說男人都一樣，其實心裡總盼著自己能遇上一個不一樣的。

×月×日

現在真相大白了，命運果然無情。上個星期沒事，他沒出現。但總共才過去一個多星期，按照我們的計劃才剛剛輪流上場，老梁頭就頂不住了。在這之前，阿月去過，阿紅去過，老梁頭都沒點頭。可今天，肥肥剛出門老梁頭就迎了上去。

阿月飛一樣跑來報告：幹了幹了，那老頭跟肥肥幹上了！然後大家就放聲大笑，笑啊笑啊，把眼淚花都笑出來了。起初我也跟著笑的，可突然間，就覺得心裡一緊，被門板夾住了一樣，整個身子都痙攣起來。這種感覺是難受？是憤怒？是失望？我說不上來，反正就像在大街上被強姦，當眾剝光了我還在笑。

我跳起來，想過去拍肥肥的門，被阿紅拽住了。阿紅叫了聲梅姐姐梅姐姐，然後我就楞了，軟了。畢竟這是大家商量過的，我不能壞了規矩，阿紅是怕我吃虧。再說這也不能解決我的問題，老梁頭算是我的什麼人？後來又想，那也不能讓老梁頭白白耍一回，儘管從一開始我就沒當真，可也得出了這口氣。

我拿了個小板凳，坐在路口等他。他出來時臉還是紅的，見到我刷一下就白了，然後他想跟我笑，嘴吡著卻沒有聲。我瞧著他，也不出聲。就這麼僵了好一會兒他才轉身走了。他好像在哪兒被絆了一下，腳踉蹌著，霓虹燈光在他後背上一閃一閃，使他像個卡通片裡的人。我忽然想起“炮友”一詞，我想他也不過就是亂放一炮，說到底他還是廣大炮友同志中

的一員。

×月×日

下了第一場雪，雪花不大，卻是密密匝匝，天下黑了，地卻下白了。一切都昏暗著，只有霓虹廣告仍在閃爍，似乎天地間只有它能永葆色色的笑靨。房間裡很冷，沒有客人。牆上的舞蹈還在進行，但這光電更加倍放大了清冷，好像冷氣跟妖精一樣都從牆縫裡鑽出來，舞著扭著，令我瑟瑟發抖。還好肥肥拿來一條被子，她說你要這樣下去非凍死不可。可是今天一筆生意也沒做。

我們究竟是些什麼人？是用身體來交換衣食的人？那麼誰又不是這樣的人？我們有沒有靈魂？有的。我們也會承受心靈的煎熬。從這個意思上說，我們也是有自尊心的。比如受了欺騙會委屈，受了欺壓會報復。我們只是在有限的時間出賣肉體，而不是一輩子，更不是全部時間。我們多為生活所迫，自己不騙人也不想被別人騙。我們憑信用贏得顧客，交易時明碼標價，我們不立牌坊為自己做廣告。我們有競爭，但絕不排斥其他姐妹。我們沒有文化沒有理論，我們不想領導誰。我們不需要你的愛，只要你按勞付酬，我們就對你笑臉相迎。我們不分等級沒有核心，我們不敢代表別人。我們也有羞恥感，不敢告訴家人，我們明知生命有限還要拼命工作。我們不用遮羞布，我們讓顧客隨意挑選。我們要養活家庭，但只勾引男人，不去禍害兒童。我們允許別人輕視，卻並不小瞧自己，我們渴望從良，但永遠不會勉強別人。我們出賣的是肉體，不是靈魂，從這個意思上說，有些上等人還不如我們，別看他們又有思想又有理論。

元旦過後老梁頭又來過一次，他給了我100元，我找給他50。臨走時他嘴唇動動，想說什麼，我裝沒看見。我不想見也不想聽。我相信那件事他再也不會再提了，他是要面子的。也許他以後還會來，來了我還接待他。我要讓他明白，“炮友”和“性工作者”就是這樣一種關係，別太貪心。

我聽見他踩著乾雪咯吱咯吱地走了，心裡有了一點報復的快慰。他想得到的，終於沒有得到。我想逃避的，卻成功逃避了。我想他走在雪

地裡的樣子一定很滑稽，想快又想穩，想抓住點什麼又什麼也抓不住。他們這樣的人就是貪心，讓我們付出身體還不夠，還要我們付出情感。好像我們真的愛他，起碼要裝作很愛。

×月×日

頭天艾艾就告訴我，上頭來通知了，讓家家都留人，說今天市領導要來慰問下崗職工。這才想起，快過年了。等到9、10點鐘，果然敲鑼打鼓的，拖電線的扛攝像機的都來了。然後就是領導挨家挨戶送慰問糧、慰問金，拍電視。每家50斤米50塊錢，和去年一樣。不同的是今年領導來的多，今年都改穿西裝了，不像去年都是一律的夾克衫。他們都有好身體，不怕冷。

結束以後，我以為沒事了，收拾收拾就準備走，誰知來了個女記者。她問我願不願意接受採訪，那我能願意了嗎？就讓她去找別人。她說她問過別人了，知道我有文化，家裡也困難，肯定感想特別多。我說我感想再多也不能跟你談。她就臉紅了，吭哧吭哧說，接受採訪是有報酬的。我問多少錢，她說50。我想我接一回客衣服扒光了身子凍青了才掙50，跟她說幾句話也能掙這麼多，為什麼不幹？就答應了。

第一次面對電視鏡頭還真有點緊張，她問什麼我也聽不見，我究竟說什麼也搞不清楚，反正渾身發抖就是了。看熱鬧的也多，嘻嘻哈哈弄得我更緊張。我說算了算了，我還有事，找別人吧。誰知那記者早有準備，她讓人展開一張大紙，舉在攝像機旁，然後她問一句，讓我照著唸一句。

我就照唸了，大意是感謝市領導的親切關懷，感謝他們在百忙之中看望我們，給我們送來了溫暖。現在我們人雖然下崗了，但思想沒有下崗，我們還在關心改革發展。今天是個好日子，日子越過越好，好日子還在後頭呢。說到這一句，我都忍不住笑了。後來那女記者說，我笑起來很好看。

我好看嗎？這話應該“炮友”來說。這丫頭還年輕，不懂笑也分專業的和業餘的。反正我現在是這樣一種人了，鄰居們都知道我缺錢，他們也不會怪我。他們也覺著好看，強姦確實好看。一個連強姦都不在乎



的人，被人多看幾次有什麼要緊？如果廣大炮友同志在電視裡看見我，會不會多給兩個？

## 談話筆錄 15

問：我們知道你是好孩子，還是三好生。媽媽走了你很難過。

答：我不會說什麼的。

問：我們也是女的，談話是咱們女人之間談。

答：女的才倒黴呢。

問：你很愛媽媽，是嗎？

答：媽媽是好人。我當然愛她。

問：你能說說她怎麼好嗎？不要哭，跟阿姨說。

答：你們出門問問就知道了，隨便問問誰。

問：你生的病，要花很多錢是嗎？

答：媽媽早就想死了。要不是爲了我，她活不到今天。

問：你的繼父，來不來看你？

答：你少提他。畜生。

問：你知道那本書裡的錢是假的嗎？

答：知道。

問：留著假錢是幹什麼用的？

答：那是我們家的紀念幣。

問：紀念什麼？你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？

答：記得。她說今天倒黴了，這兩張是假錢。

問：還說什麼沒有？

答：還說不要用這個錢，留下它當個紀念。

問：媽媽爲什麼這麼說？

答：媽媽說，咱們不能拿出去用。媽媽說，咱們不能做害人的事。

媽媽說，咱們再窮也不去害別人。媽媽還說……

問：今天就到這兒。你是好孩子。

×月×日

今天在路上碰見劉師傅，他坐在一架平板車上，攆得飛快。這種車從前我們用來拉煤球，幾塊木板釘四個大軸承那種小車。現在他改裝了，軸承換上小膠皮輪，拿手搖，還帶剎車。這傢夥幹什麼都能幹好，只要他想幹。

他說，他們組織了一個互助會，都是幾家老廠的下崗工人，大家互相幫助，問我願不願參加。他說他現在想通了，要幹點正事，發牢騷、蠻幹、破罐子破摔都不是辦法。看來他對從前的莽撞有點後悔。我問，是不是想讓我捐點錢？他就笑了，說你想哪去了，以後如果誰有困難，需要捐再捐，現在主要是建立聯繫，通通信息。這我就猶豫了，答應想想。

其實讓我捐錢我反而願意，經歷了那些傷痛，我現在特別理解那些需要幫助的人。開口求人難，人不到逼急了誰願意開口求人啊？可是手一伸你腰就彎了，而且再也直不起來，永遠直不起來。但讓我參加互助會就不行了，我哪有時間跟他們互通信息呀，再說我的身份對他們也不好。我沒把手機號留給他。

劉師傅是個好人，敢作敢為，人也聰明，這我知道，可這人有點輕浮，不太穩當。從前廠裡沒一個幹部他能看得慣，動不動就說外國好，人家國外企業是這樣搞的嗎？好像他剛出國考察回來。在他看來從廠長到科長沒一個好東西，經常編出點故事來噁心他們。但劉師傅技術好，人家也拿他沒辦法。廠裡女工多，他一來車間裡就會熱鬧，來點新聞來點笑話有時還來點惡作劇什麼的。那時大夥兒也愛逗他玩，說劉師傅劉師傅，又從哪國考察回來啦？資本主義那麼好你還回來幹嗎？他還一本正經，說那麼艱鉅的任務能輪上我嗎？資本主義早都讓領導消滅完啦。說急了還跟人抬杠，臉漲得比脖子還粗，好像他真的見識過資本主義，他還舉著雙手喊——萬惡的資本家，快來剝削我們吧！結果萬惡的資本家來了，他把兩條腿也搭進去了。他就像那個燒香引鬼的黃道士，鬼沒來他天天盼，鬼來了他又嫌這個鬼太醜，不是他想要的鬼。

現在我說他其實也在說我自己，自己當初何嘗不是這樣？總覺著在

廠裡幹沒什麼勁，幹多幹少一個樣，大鍋飯不好。可是一旦離開，才明白人和人其實沒多大差別。魚離開了水，能力大點小點都是一個死，有什麼差別？從前以為這叫陣痛，痛一陣子就過去了，好日子還在後頭。現在總算明白了，我們不過是一塊抹布，用過了就該扔。誰也不會把抹布當作人。

我還是自己單幹，自己對自己負責，我也不拖累任何人。我現在還不老，還能賣錢。我能做一天是一天，能餘一點是一點，債雖然還清了，可艾艾還有將來。等有一天不能做了，我會痛痛快快死，絕不拖累艾艾。我已經活夠了。

這個世界，還有什麼能激動人心？

×月×日

頭天阿月過來說，有個從前在酒店裡認識的炮友來找她，說有個大單，要兩個人，陪一晚給 500，問我去不去？我問去哪，她說是一個大機關，而且是過夜的。我想艾艾明天開學，我答應去見她老師的，猶豫半天還是讓給阿紅去了。誰也沒想到，她們一去就出了事。

肥肥過來說，快去看看吧，阿紅一身肉都燙爛完了！

原來阿月認識的炮友是大機關的一個小頭頭，為了給一個什麼人物祝壽，就叫幾個小姐去陪。誰知那人物對上床不感興趣，只想作踐人，先是讓她們脫光了陪酒，然後讓她們舉著蠟燭圍著酒席轉，再後來就是動手掐，拿香煙燙。阿月聰明，還知道往那個大人物懷裡拱，阿紅哪見過這個？躲不開逃不走就罵，越罵越遭罪，乳頭、肚皮、還有下身，全都燙傷了。

阿紅這孩子沒什麼頭腦，別看她兒子都六歲了。有次她拿手機給我看，上面有條短信說，找小姐太貴，找情人太累，還是找下崗女工最實惠。她笑得嘎嘎的，說梅姐姐你不就是下崗女工嗎？現在廣大炮友同志就喜歡你這樣的。我臉都氣青了，她還看不出來，還笑。其實我們這幾個，最單純的就是她。去了醫院也不會遮掩，三問兩問就說出了實情。這樣那些女醫生自然也沒什麼好臉色，隨便處理一下就叫她們滾蛋。

阿月也燙傷了，但輕得多。她哭著說，不知道啊，我哪知道啊？那

孫子從前也人模狗樣的，不像這麼孫子。開頭我還以為那老頭真的有料呢，連他們都給他擺兩大桌，誰知是這麼個老妖怪。

女人的身體並不金貴，也不像歌裡唱的是什麼仙境，什麼生命源頭，說這話的一般比較有錢，還想有更多的錢。她們也許是高級娼妓，我們只是下等娼妓。可下等娼妓也是人，她的身體跟任何人的沒有兩樣，憑什麼受到這樣的虐待？這些人就不是人養的？他們沒有母親，沒有姐妹？我渾身發冷，嗓子裡像塞進一團紗布，我說不出話來。那些流漿大泡跟過電一樣在我身上流淌，爬滿了角角落落。

是的，我們是抹布，是下賤，為了多掙一點什麼罪都得受。可我們天生是做抹布的嗎？我們願意當抹布嗎？我們也曾經主人過。

×月×日

阿紅身上化膿了，發起高燒。我們輪流去陪她，生意也沒心思做了。阿月哭著說，她真的不知道會這樣，她不是故意的。她的意思是只能認倒黴了，可我卻突然想到，難道就這樣算了？難道我們就不能討個公道？妓女有沒有地方說理？儘管我明白，這個時代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沒地方說理，也沒人聽你說理。

×月×日

不能就這麼算了。我越想越嚥不下這口氣。

我問阿月，敢不敢再去那個地方，找那個人賠償？阿月支吾半天不吭聲，她只知道哭。阿紅突然說，梅姐姐，你陪我們去嗎？阿月也說，你去我們就敢去。

事情就是這樣，總得有人先站出來，何況我們是這樣一群人。從前，見別人被欺負，我們沉默，結果自己也受到同樣的欺負。從前，明知不合理我們也忍了，我們不好意思說，結果人家好意思把你推進火坑。今天我們落難了，於是別人也沉默了。事不關己誰都不願伸頭，結果就是大家都進火坑。

我說，我陪你們去，話也由我出頭說，但你們要挺得住，堅決不讓步。你們要想好，如果到時候你們害怕了鬆口了後退了，我就只有一死。

阿紅說，我不怕死，梅姐姐你要去死我就陪著。阿月見我們這麼說，也突然跳起來，說你們這麼講話，不就是說我怕死嗎？告訴你們，我都自殺過兩回了，沒死成，現在這個身子就是我賺的。我要後退半步都不是人養的！連肥肥也說，我也陪你們去，我要怕死我就是豬！

我們說著這些狠話，都跟什麼似的。我們眼睛裡放著光，胸口裡滾著熱浪，好像很久很久都沒有過這種感覺，很久很久都沒這麼有勁過了。後來，我們就抱在了一起。我們談到了死，沒想到這個話題是這樣熱烈。原來我們這些人，個個都不怕死，每個人都想到過死。

我自己曾經設想過多種多樣的死法，從高樓上跳，往汽車下鑽，拿刀子割手腕。可是那樣把自己弄得血糊拉稀的，不好看，我得讓自己有個完整的交待。這個看法她們居然也和我一樣，大概女人天性愛美，連死也不想弄得太難看。但她們說城裡連口水井都找不到，不然跳井倒是個好辦法。說農村很多女人都把井當成好去處，井，本來就是為女人準備的。在她們看來，死在井裡就好比回到母親的肚子裡去，那是一種最溫暖最安全的方法。這我倒沒想過，我說城裡的辦法是吃安眠藥。我就準備了一大瓶，把奶奶剩下的藥都積攢在一起。我把它放在一個秘密的地方，一旦時候到了它就是我理想的助手。我可以把自己當成那個飛昇的嫦娥，偷偷吃藥。我不迷戀人間。即便沒有那麼浪漫，至少我還有做夢的權力。我玩不過你們我就不和你們玩了，我做夢總可以吧，夢總是我自己的吧。死了，我也不想留下什麼遺言，艾艾知道該怎麼做。

明天，我們就去會會那個“孫子”。

×月×日

這件事我必須記下來，記清楚。

我們找到了那個“孫子”，小夥子長著一張娃娃臉，白白淨淨的，看上去還挺善。聽我把來意一說，他臉就更白了。他對阿月說，上這兒來橫的？你不是找死嗎？以後還想不想做生意了？阿月也不含糊，告訴他：我們也是人，生意要做，賠償也要。

然後我們就在大門外一直坐下去。其實還是挺嚇人的，鐵門，高牆，還有鐵絲網，還聽見裡頭有狼狗叫。這樣僵持到中午，圍觀的人越來越

多了，出來一個年紀大點的。他說，你們誰受傷了？是來賣淫受的傷嗎？阿月阿紅就把經過說給他聽，可那傢夥突然就翻臉了，說賣淫犯法你們不知道嗎？我這才有點反應過來。我說，沒有嫖娼的就沒有賣淫的，要犯法也是在你這兒犯的法。後來他看看我，指著她們倆說，你們兩個，跟我進來，我們有醫生給你檢查。阿月阿紅就跟他進去了，那人又陰陰地掃了我一眼。

過了幾分鐘，那“孫子”出來說，阿紅阿月因為涉嫌賣淫被拘留了，讓我們回去，說小心別把自己也折進去。說著還故意在腰上撩了一把，我看見那兒是有手銬叮噹一閃。我的心一下就提起來，我知道我們這時候退縮已經來不及了，我說你把我也銬進去吧，我們是一起來的就要一起走。肥肥也說，憑什麼抓人？乾脆把我們都抓進去。肥肥嗓門大，她一叫喚圍觀的人都上來了，那“孫子”又趕緊退回去說，抓誰了？你們看見抓誰了？這時那年紀大點的又出來，問我是幹什麼的，跟阿紅阿月什麼關係。我告訴他，我也是幹這個的，我是下崗女工，市絹紡廠的，你要抓就連我一塊兒抓。他盯著我半天，說一句你等著。然後那鐵門轟隆一聲就關上了。

然後我們就等著，一直等。等到天快黑了，阿月阿紅才被放出來。我問怎麼說，她倆也稀裡糊塗，說她倆進去根本沒人理，就那麼一直坐在屋裡，叫誰誰也不答應。剛才來個人叫她們先回來，說門口有人等你們回去吃飯，她們就出來了。

之所以要把這過程記下來，是因為事情沒完。而且那傢夥陰陰的眼神讓人生疑，他說你等著，絕不是讓我在門外，而是讓我等待報復。我記得那眼神，冰冷、尖銳、刺人；也記得那聲音，低低的，壓在嗓子眼兒裡。我等著他。

我們說好了明天還去。猴子不上樹，多敲幾遍鑼，不能算完。

×月×日

連夜去找了劉師傅。我想來想去，還是找了他。

我說我以前對不起他，但我確有我的難言之隱。我說了我在當妓女。他笑，說他早就看出來了。他說但凡還有一點辦法，你是不會走上那條

路的。然後他就給我介紹，說在場的都是下崗工人，大家沒事就在一起研究研究法律，讓我放心大膽說。我把經過說了以後，他問另一個師傅：國外有沒有妓女維權的事？那個師傅答，人身權力誰都有，只是咱們中國妓女是地下的，還不能拿到桌面上談，想打官司都打不成。開頭我還有點放不開，可發現在場幾位都嚴肅得很，誰也沒有瞧不起我的意思，我也就坦然了。維權，我們也要維權。

他們分析說，這事簡單得很。第一，他們無權抓人，要辦拘留也要派出所來辦。西關派出所就在旁邊，幾步路的事，為什麼不讓派出所處理？說明他們不願意讓派出所知道。第二，為犯罪嫌疑人祝壽擺酒還請小姐，不僅違反規定，而且本身就夠上組織賣淫嫖娼罪。第三，這個道理他們自己明白得很，所以才不敢聲張，也不敢對你們怎麼樣，想把你們嚇唬回去了事。

我說這我就放心了，明天我們還去。劉師傅說你放心大膽去，現在維權就要靠自己，你自己不爭取，別人怎麼幫？到時候我們也去助陣，看他能怎麼樣。

人到勢單力薄時才感覺到抱團的重要。以前我還覺得劉師傅是個破罐子破摔的人，我還不太瞧得起他，但現在看來他比我強大得多。如果他還是單個人，他就還是那副邋邋相，可是他現在有互助會，他就腰杆筆直，中氣十足，真是不一樣了。出門時我說了些感謝的話，他愛人突然插進來說，紅梅你千萬別這麼想，從前我們就是把自己看低了才被人家扔來扔去，讓人賣了還幫著他數錢。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人，誰也不比誰高貴！劉師傅開玩笑說，紅梅從前還是我們廠的廠花呢，誰比誰差啊？

×月×日

激動人心的一天。

早晨7點，她們幾個就來了，說是睡不著，然後一邊打哈欠一邊瞧著別人傻笑。我說咱們吃飽了再走。肥肥就說她已經熬了一大鍋稀飯，阿月就趕緊去買油條大餅，我們似乎都想表現表現。出了巷口，阿月叫起來，為什麼走著去？我們打的！

我們去要求賠償，它跟錢有關係，跟傷痛有關係，跟精神損失有關係，但好像跟這些又沒有太大關係，錢不錢的已經無所謂了，我們好像是去幹一件大事，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

那地方大門緊閉，連邊門都關了。那“孫子”也好像知道我們要去，早早就等在那裡。他說領導們已經知道了，正在開會研究，讓我們先回去。他不再摸腰了，態度也不那麼橫了，又回到了小男孩模樣。我們當然不能回去，我們說我們願意等。那個陰陰的傢夥沒露臉，倒是聽見裡頭有人喊：維權，維權，連他媽的婊子都要維權了！可是一直等到中午，還是沒給答復。我去交涉，說是領導還在開會。我說行，領導開一天會我們就等一天，開兩天會我們就等兩天。他還嬉皮笑臉說，那領導要一直開會呢？我說，那我們就一直等，我們什麼都沒有，就是時間富餘。

這時外頭已經明顯熱鬧起來，馬路對面陸陸續續來了不少人。騎車的，拄拐的，蹬三輪拖板車的，還有一些老頭老太。他們來了也不說什麼，就是站在馬路對面看。只是有一點很特別，他們都穿著工作服，是從前那種老式的印著廠標的工作服，有焦化廠的、鋼鐵廠的，也有絹紡廠的、棉紡廠的。劉師傅特意在工作服裡面打著一條紅領帶，紅領巾似的特神氣。他把那架自製的小車搖來搖去，特意對我揮了揮手。

見到這情形那“孫子”臉色陡然就青了，一張娃娃臉轉眼就裂開好幾道口子，說你們想幹什麼？你們還想鬧事啊？也不等我回答，身子一扭就不見了。我聽見小鐵門咣噹一響。我冷笑，他們想糊弄過去已經不可能。

這一刻，一種久違了的感覺突然回到身上。一股熱烘烘的東西從心湧到了頭，又從頭傳到了四肢。我好像又回到了從前的某一個早晨，上老白班的和下大夜班的全都在工業大道上相遇，人們疲憊地粗魯地招呼著吆喝著，自行車鈴鐺聲飯盒茶缸碰撞聲還有不著調的歌聲響成一片，那些年輕小夥比賽著車技，他們故意在女工堆裡鑽來鑽去，引起一陣又一陣笑罵，這是我們最熟悉最親切也最心酸的一幕。我想，從前我們也有過不順心不如意，但頂多發發牢騷罵罵娘，我們很少為將來發過愁。一切都有領導在考慮在安排，我們就把自己忘記了，不知道自己還有權



力，好像我們只能為保健票為病假條為評先進操心。從前，在他們中間我不覺著什麼，離開了也沒覺著什麼，好像只是日子艱難了才覺著孤單。可是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自己。熱淚就像被憋得太久，是那麼突然地往外一噴！這就像猛然走進一部老電影裡，我們迎著高壓水龍，迎著讓人窒息的無可訴說的悲痛，還有像鞭子一樣抽下來的暴風雨，勞苦人拉起了手，唱起了歌。這是孤雁追上了隊伍，是溺水者看見了海岸線。我不知這話該怎麼說。

我給對面鞠了一躬，深深的一躬。然後她們幾個見了也都給對面鞠了一躬。那一刻，誰都沒有出聲，可是又覺得說了很多很多，在心裡說的。那一刻的淚水是洶湧的，痛快的。那一刻的時間是靜止的，凝重的。因為那一刻，用阿紅的話說，猛然覺得自己活了這麼大，到現在才知道啥叫個人。

以至於結出了果實，我們都不覺著重要了。賠禮道歉，經濟補償，要嚴肅處理等等，聽上去好像都很遙遠，跟我們關係不大的樣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做了一回人，有尊嚴的那種人。

×月×日

做人的感覺確實很好。走路輕快，吃飯香甜，睡覺踏實，時不時地還哼兩句。

肥肥要回家了。她過來道別，說得眼圈紅紅的，可我看得出來，她心裡特高興。夫妻倆為這事已經爭吵了很久，現在老公總算想明白了，城裡再好也是別人的，看得見摸不著，等於零。她老公發誓賭咒要對她好，還說回去就打算懷孩子。說到這些，我心裡也有點酸。他們家其實並不很差，只是強子這些年被發財搞懵了，總以為城裡能掙大錢，弄得家不家業不業。肥肥是多好的女人啊，為丈夫做出了這麼大犧牲。現在老公總算回心轉意了，她也算熬出頭了，怎麼著也該慶賀一番。

阿月說，她要為肥肥全家餞行。阿紅也說應該由她來請。後來我們商量，大家姐妹一場，還是集體為肥肥送行比較好。阿月興奮極了，一個勁嚷嚷要去大酒樓——富臨，王朝，要開包房，讓那幫孫子也來伺候我們娛樂我們，還要卡拉OK！

我忽然想到，自己呢？今後該怎麼辦？真的賣笑賣到死？

×月×日

今天又有一件高興事：艾艾悄悄把我拉到外面說，奶奶已經有變化了，讓我跟奶奶好好聊聊。我問奶奶怎麼變化的，她說跟她叨咕了好幾遍：你爸爸沒福氣呀，這樣的好女人上哪去找啊。艾艾說，這還不叫變化？奶奶高興了大家都高興，我求求你了媽！我摟住艾艾什麼話也沒說，可我心裡真是高興！我體會到了什麼叫幸福，一個豬狗不如的人其實也有幸福，它就在我們心裡藏著，一點不比別人的少。

這種變化從哪一天開始的我不知道，但我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了。以前給奶奶擦洗的時候，讓她怎麼配合她都不答話，只是照著做，可那天她突然說了句：你放心吧。我去看她，她又把眼睛閉上了。我猜想，可能是因為那天說到了廠裡一個工友跳樓自殺值不值的事。我說了句，死還不容易？真正難的是活。也許這句話刺疼了她。

這是真心話，我早就不把死當回事了，而且我隨時都準備去死，我把每天都當最後一天過，我身上不留一分錢。我猜奶奶已經明白了我的心思，她也想通了。只是我們大家都必須默默地等待那一天。那一天並不殘酷，那一天對大家都是一種解脫，我相信奶奶的話也是真心的，這是一種心靈的默契，是兩個苦命女人誰都不願說破的秘密。最好，她能笑著，面對面地說一聲——你放心！

中午，我給她換衣服的時候，我們的臉碰在一起了，她對著我的眼睛看了一氣，然後什麼也沒說，她還是沒有說出來。我抱住她，聽到了她鐘擺一樣的心跳，她的手在用力，讓我感覺到了支撐，和她發自內心的理解，和溫暖。於是我也像觸了電一樣。我們在心裡把什麼都說完了。作為媳婦，有她這句話，我知足。

×月×日

我聽見自己的哭泣了。艾艾借來的錄音機，把我的哭聲錄了下來。這哭聲是倒吸著的，嗚嗚地、沙沙地，像是臺漏氣的抽水機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哭，這樣難聽。如果知道，我會放開喉嚨，美美地痛哭一

場。我最近已經感覺到從下腰到後背有點不對勁，又酸又疼，有時還往脖子上竄，像阿紅講的那樣。能聽到自己的哭聲，才明白其實自己並不像嘴上說的那麼堅強。我無言以對。

艾艾瞧著我的眼睛，嚴肅地說，媽媽我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隔壁奶奶的哭聲也斷斷續續傳過來，她們好像商量過了一樣。我只好答應她，我要想一想，想一想總可以吧。

我看見霓虹燈又開始眨眼，電子廣告又換了一批。這些彩色的光束在我身邊旋轉，我也加入進去旋轉，我已成了它們的一部分。我們被消費了，我們被娛樂了，我們是為繁榮做出貢獻的人。我們就在這彩色的光柱上，攀援，上昇，飛騰。只是最後，誰來關電門呢？

## 談話筆錄 19

談話人：犯罪嫌疑人丁××；年齡：26；無業。

問：是這間屋嗎？

答：是。

問：知道為什麼帶你來這嗎？

答：知道。

問：因為什麼？再說一遍。

答：因為殺人。

問：為什麼要殺人？

答：因為假鈔。

問：你想要回假鈔？

答：是。老闆為這個發火了，砍了一個弟兄的手。不拿回來他還砍。

問：所以你想把它要回來？

答：是。

問：說說具體過程。

答：沒什麼過程。我要，她不給。我就掐她，沒想到她這麼不經掐。

問：她沒有反抗嗎？

答：沒有。我也想不通。她還說謝謝。

問：說什麼？謝謝？

答：是。她是說謝謝。她倒在床上，一動不動，說謝謝。

問：再確認一下，是這間屋嗎？

答：是。這間屋挺怪。

問：怎麼怪？

答：滿屋都是光，一閃一閃，讓人頭暈。

## 偵察日誌九

結案。

結案。

結案！